

## 至爱亲情

## 爱到不能爱

□ 常润芳

在五姐妹中，二姨是最会说笑的。即使到了89岁，好多时候，她都是迷迷糊糊的，但她也趁着清醒的时候，说上几句逗人的话。

有一次，她迷糊了好些天，也好些天没有下楼。终于清醒一点后，她想下楼去转转。在楼下，她碰见和她同龄的以前的老街坊，也拄着拐杖。二姨拉住人家的手说：“老伙计，咱俩这是在阴间见面的吧？我想我都不在了，你也不在了。”结果，俩人抱在一起，又是哭又是笑。

有时候，二姨从迷糊中突然抽出来，仿佛从很远的地方跋涉到了家。她疑惑地环顾一下自己的屋子，然后拍拍膝盖，搓搓脸，哎哟一声，笑一下说：“娘耶，俺又被阎王爷退回来了，人呀咋这么泼实呢，本想活到俺娘的年纪就不赖，不承想活到这把年纪了还能活，眼下这日子真不赖，俺还舍不得死呢！”

接着，她就笑着吃一大碗饭，喝一杯小酒，听《贵妃醉酒》《天仙配》《陈三顾庞统》《秦雪梅吊孝》……有时候，还忍不住跟着哼几句。

想一想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、生活在农村的妇女，大部分识字不多，生计中除了劳动还是劳动。劳动的主旋律已深入骨髓，似乎闲下来，仰着脸袖着手浑身都不自在。她们大多都是生命不息、劳动不止的。

二姨把她的五个女儿都嫁出去以后，她仍是歇不下来。女儿们无论谁家盖房，她都当作是自己盖房，每一次都要亲临现场。虽然女儿们觉得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，有时候还怕她闪了腰崴了脚，反而会添乱，但她仍然放心不下，举着去看一看，找点事儿做。仿

佛她不亲眼去看着，那些砖啊瓦啊椽子檩条什么的，都会搁不到正经地方似的。

久而久之，女儿们有什么事，只要二姨往那里一站，她们似乎就感觉有一枚定海神针，定在那里。女儿们的心不再起伏，做起事来不再动荡，手下多了一份踏实与自信。

二姨父是三代单传的独苗，家中人烟稀，宅院大。老房子年代久远，墙体土坯脱落，屋顶瓦松郁郁。二姨父英年而逝，因此，宅院里的所有老房子，都是在二姨的手中一间一间翻新的。

为了节省雇工匠的开支，二姨时常一个人沿着楼梯，把砖、沙子和水泥，一点一点装在篮子里往二楼上运。为此，她没少挨女儿们的训。但她还是忍不住，只好偷偷摸摸地干。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她就爬起来，在月光下踩着自己的影子，像只负重的蜗牛，沿着露天的楼梯，一阶一阶地向上爬，慢慢去靠近她的月亮。

在70多岁的年纪，二姨仍旧没有向岁月示弱。以至于后来，她的膝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。腿脚不便后，二姨的身子被捆住。对于一个歇不住的人，劳动形成的惯性在她的骨头里停不下来。意念和现实产生了冲突，想劳动又不能劳动，无异于一种折磨。

起初，二姨坐在椅子上，拍着自己的腿流眼泪。后来，她尝试拄着拐杖在大门口的空地上种菜。女儿们拿她没办法，只好由着她的性子。

二姨最终还是坐在了轮椅上，女儿们推着她，她嫌丑，流着泪不出门。又过了一年有余，二姨有点糊涂了，我们过节去看她，她不说也不笑，也认不出我们都是谁。但是，每一次我都感觉二姨在极力挣脱一种

东西，那就是她被岁月掩埋的尘埃。二姨多想探出头来，向我们招一招手，微笑着表达一下她的爱，但不能够。丰富的表情被岁月封住，笑容在茧子里挣扎。她急，我们也急，但谁也摠不倒岁月这个疯子。

我们去探望二姨，她倘若清醒，总不忘逗我们，说：“你不是谁谁谁嘛，他不是谁谁谁嘛，你们看我憨不憨，我呀还没实着呢！”

老家拆迁后，二姨到新建的小区居住，家安在高楼的30层。她时常坐在阳台上的一抹阳光里，面前放着一张小课桌，桌上放着一台机器，里面播放着她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还是看不腻的几部老戏。抬头望向窗外，万安山绿莽莽地向东南奔去。那里藏着她的少女时代，她的汗水，她的笑声，还有她拜过的祖师庙，还有她的爹和娘。

二姨的视力，仍然很好。表姐住在她的对楼，她从顶楼的窗户能看见表姐在楼下的行踪。一天早晨，表姐骑着车子出门，到了中午，二姨也没有看见表姐回家。二姨忐忑不安，就催促守在她身边的表妹说：“快打个电话，你姐没啥事吧？咋到中午还没瞅见她回家？”

原来，二姨仍在关注着她的女儿们，表姐出门去的时候，她竟直愣愣地盯着窗下看了半日。她即使在清醒的片刻间，都是活在生活中，活在笑中，活在爱中。

人的脸上，据说有44块肌肉，可以组合出一万种表情。而二姨组合的表情中，最习惯用的就是笑。她最会笑了，我们也最喜欢她的笑。

但岁月正在慢慢地收走她的笑，以及她对人世和亲人的爱。她无言地坐在阳台上的一抹阳光里，无语地看着盛满绿意与梦境的万安山……我想起来，直想哭。

## 一捧雪

□ 阮小籍

冬夜读闲书，看看古人是如何玩“雪”的。

明清小品里读到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一节，说“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

真是顿觉无限清凉，仿佛一刹那间妄念俱灭，立地成佛了。

有人说《湖心亭看雪》通篇落寞，有人说《湖心亭看雪》通篇凄凉，也有人说“有明一代，才人称徐文长、张陶庵，徐以奇警胜，先生以雄浑胜。”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，佛家七般苦，在先生的眼里，长堤可以一痕，湖心亭可以一点，小船可以一芥，人可以两三粒，胸中的万千块垒，终究也不过是烟云过眼，一点、一芥、两三粒而已。

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！和张岱同时代的江南人张大复，他的文章被誉为震川（同乡归有光字）后一大家，汤显祖说，“读张元长先世事略，天下有真文章矣。”

张40岁失明，他的理想生活是一卷书，一尘尾，一壶茶，一盆果，一重裘，一单绮，一奚奴，一骏马，一溪云，一潭水，一庭花，一林雪，一曲房，一竹榻，一枕梦，一爱妾，一片石，一轮月，逍遥三十年，然后一芒鞋，一斗笠，一竹杖，一破衲，到处名山，随缘福地，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。

同样都是一壶茶、一潭水，也同样都是洒脱不羁、无欲无求。

一声号角一声悲，张大复玩的是文字的小游戏，还是放不下、绕不开、忘不掉心头的七般苦；而张岱，如今枕上无闲梦，大小梅花一样香。

人家玩的那是大智慧。还有比二张更会玩“雪”的。张岱玩的是一湖雪，张大复玩的是一林雪，人家王子猷玩的是一夜雪。和王子猷一比，二张那玩的真是小儿科了——

王子猷居山阴，夜大雪，眠觉，开室，命酌酒，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，咏左思《招隐诗》。忽忆戴安道，时

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大雪、眠觉、忽忆戴安道、乘小船就之、造门不前而返……人生贵得适宜尔，魏晋风流，那是真风流，岂是明清小品所能比肩的。

说是在明代，有只叫“一捧雪”的和田籽料玉杯，玉杯白色，略透淡绿，杯身琢为梅花形，五瓣，似腊梅盛开。杯底中心部分琢一花蕊，杯身外部攀缠一梅枝，枝身琢有十七朵大小不等的梅花，玉质晶莹，花美枝嫩，取“腊梅傲雪”之意，是明代玉器的珍品。

围绕这只玉杯，发生了一幕幕人间的悲欢离合。

郭德纲用京韵大鼓唱《一捧雪》——明月偏逢三更雨，红日忽临万里云，常言道青竹蛇口黄蜂尾，万般也毒不过这小心心……

同样是玩“雪”，从郭德纲的嘴里出来，有烟火气，俗了！

## 鞋拔子

□ 杨群灿

弧形，向上自然缩窄成柄，顶端有孔便于穿绳悬挂，整体有13公分长短，素面无工。由于长期使用，加上闲时把玩，摩擦出了包浆，并且锃光发亮。

这个鞋拔子不知传了多少代，爷爷奶奶有孙子的时候就用它了，如今我也有孙辈了，还在用。仔细想想，这是家传的唯一的老物件了，是亲人留给我辈唯一看得见的念想。我还记得奶奶、母亲用这把鞋拔子穿鞋的情景。奶奶是小脚，母亲是没裹成的半大脚，她们穿的鞋子都没有鞋跟，为了防止掉鞋，鞋底做得大一点，鞋帮往上撮起，穿起来比较费劲，就离不开鞋拔子的帮助了。还想起母亲劳作之余，要为一家人的穿衣穿鞋操心，一到农闲时候就抵榻椅、

衲底子、剪鞋样、做鞋帮、纳鞋底，做的鞋尽管没有当下的鞋新颖好看，但结实耐用。新鞋穿着紧，我将手指塞进鞋后跟使劲往上拽，龇牙咧嘴把手指挤得没有血色，母亲见了，递过来这个鞋拔子，穿鞋就顺溜多了。

如今不是穿皮鞋就是运动鞋，深口高帮，加上我比较懒，脱鞋常常嫌麻烦不松鞋带，鞋拔子就成了穿鞋时的备用物件。对我来说，这个鞋拔子不仅具有实用价值，还是非常值得珍藏的物件。时间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，它记载着先辈们的音容笑貌，让我还能感受到亲人的温暖，成为维系后代思念先辈亲人的纽带。

## 女子的天空

——陈爱松和她的《村姑夜话》

□ 贾红松

女子者，何谓？

“天地开辟，未有人民，女娲抟黄土做人。副务，力不暇供，乃引绳于泥中，举以为人。故富贵者，黄土人；贫贱者，引绳人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里的这段文字玄晦艰涩，生僻难解，不妨去繁就简，归结出几个关键词：女娲造人，先用手捏，后用绳甩，手贵泥贱。或者简单成一句话——女子和男子一样，由女娲造的，刚柔兼济。

至春秋，《诗经》里说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又说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瑟。宜尔家室，乐尔妻孥。”想必，即便罗裙布衫，那时的女子，亦明眸皓齿，摇曳生姿，回眸百媚吧。

至当下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将女子解释为名词，女性的人。女子与男子对仗，如同天对地，云对风，明月对长空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很多事情丢却本真，失却模样，可女子依旧是这个蓝色地球上最靓丽的风景。

村姑者，何人？

村姑，女子之名也。女子叫陈爱松，生于洛阳万安山脚，出身农家，洛阳师院毕业，安身三尺讲台，桃李满园。

毕业后初栖身的山村很小，藏在伏牛山的褶皱里。偏偏喜凝竹，喜踏雪，喜寻梅，喜听松聆云，喜清风入夜，乐此不疲。以宁静致远，以淡泊明志，是故，女子自名村姑。

《村姑夜话》者，何书？

《村姑夜话》是一部读书随笔集，三十二开，二十五万余字，洋洋洒洒，说不尽魏晋风流，道不完尘世百态。《村姑夜话》采《世说新语》之珠玑，撷史海里朵朵浪花，冠以妙趣，著以华章，读之，如佳酿入口，余韵悠长。品之，似醍醐灌顶，爱不释手。

书皮素面素字，清新典雅，仿佛宛在水中央的女子。“村姑夜话”四个黑色变体字错落左上方，厚重古朴，疏而不漏，意境浓郁。封面画线条寥寥，几笔勾勒出房舍数间，陈列于封皮右下角，虽不见炊烟人影，却含蓄灵动，生机盎然。

简介印在封面折页，上照片，下文字，已成出版惯例。看到照片，如同看到偶像本尊，直想将一束鲜花奉上。我这话一点也不夸张，《村姑夜话》里的文章转自《洛阳日报》专栏“闲读世说”，从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，凭借专栏，陈爱松俘获一众粉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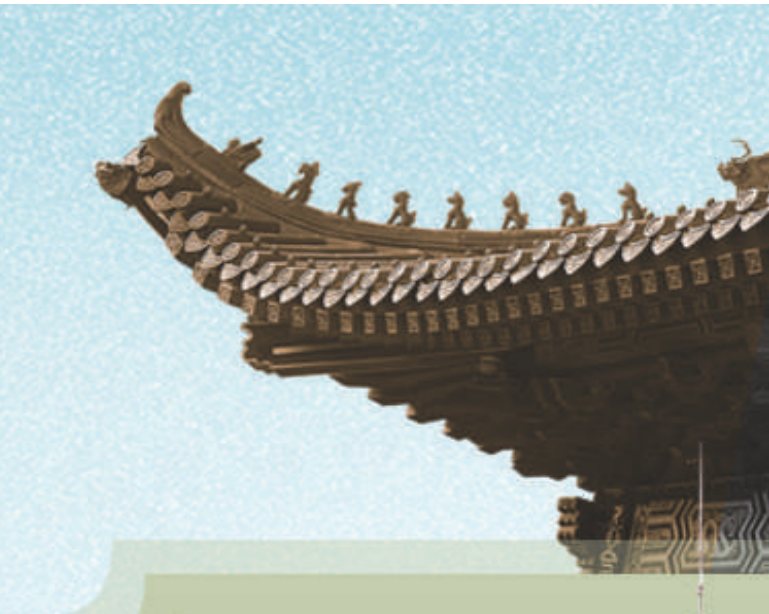
《世说新语》又称《世语》《世说新书》，记述了自东汉末年到南朝宋时期一些名士贵族等人物言行轶事，由刘宋王朝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的一批文人编撰而成。鲁迅称《世说新语》为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”。

魏晋很远，风物很近。越千年云烟，用现代视角审视《世说新语》，老酒兑新味，《村姑夜话》做到了。单纯从这一层面讲，赞陈爱松为解读《世说新语》第一河洛

女子，似乎均不为过。

“今夜有很好的月亮。在厨房里做饭，看到它对着我的窗户笑。月亮在唤我出去呢。”“蓝灰色的天，干净得没有一丝云。淡黄的圆月，远处散落着几颗流星。操场边的白杨，仔细地托着一团浓黑，那是小鸟安稳的家。小村的房屋在月色中静默着。月色把远近平常的树木房舍描绘成了一幅淡远的水墨画”“月圆如玉，心也清凉而安静。”“清风徐来，飘飘欲仙。”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照古时人。”“晋时的月光，曾在谁的肩头洒落，曾在谁的眼里闪耀，又在谁的心头流过？”村姑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，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，《村姑夜话》笔致简约，亲切，丝滑，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。

“没有鹤翔的天空是贫穷的，没有自由的翅膀是悲哀的。早晨，窗外总有阵阵的鸟鸣声，那是邻居养的鸟，困在笼子里蹦上跳下，却没有展翅的空间。我常想，这鸣声是对蓝天白云的渴望，还是无奈悲愤的控诉？”“每一双翅膀都应是自由的，它们属于树林，湖泊，山溪和天空，属于它们自己。”《羽翅间的目光》全文一千三百余字，东晋高僧支道林“既有凌霄之姿，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！养令翻成，置使飞去”的轶事跃然纸上。村姑文笔细腻，文风清隽，长于洗练“天地之中，万物同尊”之类厚重主题，更长于借物咏志，借景抒情，所有这些，既是她的语言特色，也是《村姑夜话》力透纸背的魅力所在。



## 父爱如山

## 父亲树

□ 苗君甫

周末带儿子回家吃饭，儿子在父亲身上爬上爬下，一会儿拽拽父亲的耳朵，一会儿摸摸父亲的胡子，一会儿吊在父亲的臂弯里荡秋千。

我呵斥儿子：“你快下来！别烦外公！”

儿子不依：“我不下来，外公就像树一样，多好玩！”

父亲乐呵呵地说：“你别管了，俺俩玩呢！你跟你妈做饭去吧。”

厨房里，我小声跟母亲说：“我爸怎么也不恼？我小时候可不敢跟他这样玩！”

母亲温柔地看了一眼我的儿子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让他们玩吧，你爸可疼这小家伙了。他小时候喜欢看挖掘机挖土，你爸每天用小车推着他去工地看挖掘机，怕阳光太强，晒伤孩子，你爸就给小家伙打着伞遮阳，他自己站在太阳下。”

想起以前回村时，邻居们经常跟我“告状”：“你看你爸能给你儿子娇惯成啥样？天天给你儿子打着伞！”我只好无奈地说：“那没办法，这可能就是隔辈亲吧。”

父亲娇宠我儿子的方式，甚至让我嫉妒，小时候我可没有这样的待遇。

父亲不爱说话，我从来不敢跟他玩闹，他不苟言笑，对我甚至可以用严厉来形容。小学三年级，父亲让我背诵的唐诗我偷懒没有背，父亲罚我抄写了20遍；小学四年级，我和同学打架，被同学的妈妈找到家里，父亲狠狠打了我一顿；初中二年级，我旷课去网吧打游戏，父亲把我扭回来，罚我面壁写检查……好像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留给我的总是很严厉的片段。

可是现在他对待我的儿子，竟然跟当年对待我截然相反。他乐呵呵地跟他说话，笑眯眯地看着他，喜滋滋地跟他玩。他甚至因为对孩子的这份柔软，对我说话也温和多了，还会在饭桌上，跟我像兄弟一样碰杯白酒。碰完酒，我对父亲抗议：“爸，这不公平！我小时候你都没有这样跟我玩过！”父亲幽幽地说：“有啥不公平的？你小时候，咱家饭都吃不饱，除了上工就是上工，哪有玩的心思？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前欠你的，都补到孩子身上吧！”我听了不觉落下泪来。

其实父亲何曾欠我？他教会了我品读书，我因此学会了热爱文字；他教会了我修正品质，我因此学会了成熟理智；他教会了我践行诚信，我因此拥有了终生的信仰。

如果父亲是儿子的树，带给儿子童趣的乐园和广阔的绿荫，摇曳着赏心悦目的青翠，那么父亲也是我的树，带给我灿烂一生的理想和生生不息的希望，指引着漫漫人生路的方向！

## 生活随笔

## 为你遮把隐形伞

□ 宁妍妍

去吃桌，基本用餐完毕，大家在一起闲聊，桌上还剩下好多东西，却没人再动筷子。坐在我旁边的女人，衣着朴素，看起来年龄和我差不多。我俩不认识，只发现她时不时的看一眼桌上的菜，然后用手摸摸口袋。再看青菜，再摸摸另一个口袋……再没其它动作。

我明白了她的心思，恰巧我的包里有干净的塑料袋。只是没想到，我已经够内向了，她竟然比我还内向。于是，就斗胆说：“都动筷子啊！菜还有这么多。”大家都摆摆手说，吃饱了，不吃了。我又说谁要哪个菜，打包带走。几个人都说不要，有的说不在家做饭。我趁机拿出袋子递给旁边的女人，说：“你带走吧，不然浪费了，现在提倡光盘行动，帮大家做做好事。”旁人都随即附和。她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接过了袋子，我帮她装菜……

走出酒店大门，她追上了我，恳切地说了好几声谢谢。看着她骑电动车离开的背影，我的思绪飘出好远……

小时候，有个老婆子来我家和我妈说闲话。说着说着，我妈起身要去做饭，我妈对那老婆子说她清早没喝汤，这会儿饿了。可我妈清早明明就着咸菜吃了一碗红薯饭啊！况且，还不到做晌午饭的时候哩。小时候的我腼腆，也不多嘴。我妈不一会儿就做了两碗咸疙瘩汤，给那老婆子盛了一碗，我妈一碗，我不想吃。我妈给那老婆子端饭时说：“他婶儿，做多了，你不嫌弃的话，把这碗喝了。”那老婆子虽不好意思，但也接过了碗。我发现，那老婆子的碗里有两鸡蛋，我妈的碗里没有。我妈故意把碗拿的高，那老婆子可能是出于不好意思，一直低着头吃饭，也没发现我妈碗里没有鸡蛋。

她走后，我问我妈：“我听见你柱儿肚子叫唤了，她仔细哩很，平常一个鸡蛋都不舍哩吃，面子又薄。我不那样做，人家咋好意思吃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小小的心灵被震撼了！具体啥感受，当时我小，说不上来。

几年后，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。那是小学毕业时，教我们的马老师和村长带着我们去乡里拍毕业照。同学们都会骑自行车，就不会。出发时，年轻的村长说他带我。我胆小，和村长又不熟，不想让他带，就低着头不吭声，慢慢往马老师身后挪，马老师见状，哈哈一笑说：“我带妍妍，我带妍妍，前几天我都和她说好了，我不能说话不算数。”

就这样，我震惊又感激地坐在了马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，看着即将退休的马老师，瘦的脊骨清晰可见，驮着大个子的我，蹬着车子，那么费力……更令我感动的是，马老师不但没有捅破我的小心思，还维护了我那小小的尊严。

再大点儿，我知道了，我妈和马老师的行为大概是，看出别人的困境，不说破，默默帮助，给其面子。后来，我长大了，不知不觉竟活成了他们的样子。

或许，每个人在某一刻，都会隐藏一些小秘密。怕别人看穿，又渴望有人看到。这时候，如果我们在身边，就为他遮把隐形伞吧。这把“伞”不仅能帮助他，还能不让旁人看出他的小心思，同时，又愉悦了自己。